

皇明文衡

九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八

序

大明日曆序

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粵從
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
之諄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
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
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
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
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
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

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
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
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
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
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
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
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
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後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
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 朝廷有事征伐則
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
政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畧之

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
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
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

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

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 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

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
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
傳信於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纂

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臣樂韶

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壘

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讐校
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杲國子生臣陳孟暘
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廉
謹序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
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
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
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
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
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
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

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調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惠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侍制臣王傑脩撰臣李淑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普臣答祿與權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

舊勅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廉爲之序臣廉竊惟司馬光有云備

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
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
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
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
原徃徃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
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九禮樂文物咸遵徃聖赫然上
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
旋官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

旋轉相交而太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太古正音序

宋濂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譜
滌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音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旣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

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

歌辭獲數與冷君間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然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砢砢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綈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旣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予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重余有感焉樂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寢久寢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

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
况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
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
人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
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
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味梅齋藁序

洪武初余奉 詔總裁元史于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
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歡
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
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
方以爲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爲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

稍乖殊或得州縣散之南北或以老癯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況余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爲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爲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藁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何可少乎

贈李于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

哉何其遼邈而未見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

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況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即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爲通事司丞涉遠道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自棄哉

羅文質公集叙

胡翰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爲難顏子之不違二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以聖人必曾子而後辯之一時

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况庸
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採其所蘊之精微孰從
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
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
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
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
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
籲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
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
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
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爲一矣嘗謂漢唐儒
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

必不能至此其志爲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爲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

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規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況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風水問答序

胡翰

烏傷朱君彥脩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克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循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

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谿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爲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爲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葬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生之